

在深冬里遥望春天

□牛政玲

冬至那天，很久没有联系的好友梅子姐发来信息，她说：“冬至已至，春归有期。”同为教师的我，懂得她在数九寒天里对春天的期盼。

每年的深冬时节，昼短夜长，寒气逼人，白天的时光早晚两头都像被黑夜拖去了一大截，短得稍不留神就过去了。早出晚归的学生和老师们，在深黑的夜色里顶着寒风匆匆而行，他们瑟缩的身影被街边的路灯拉长又扯近。每年冬至，走到冬天的最深处，我常会想起奶奶的话：“过了冬至，日子能长一寸。”这句话给了我无限的期待和暖意，似乎看到太阳每天开

始缓缓回归，一点一点驱走黑夜和寒冷，温柔地唤醒蛰伏的春天。

那一年的深冬缺一场厚厚的大雪，空气寒冷干燥，流感乘机肆虐，教室里咳嗽声此起彼伏，老师和学生轮流感冒，班里每天都有生病的人，他们面容憔悴，虚弱疲惫，在寒风里强撑着，盼望尽快送走寒冬，迎来春暖花开。

冬日的早晨，天不亮就要起床非常痛苦，温暖的被窝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。我咬着牙将自己从床上硬生生地撕扯起来，拉开窗帘，看窗外天色如墨，小区里静悄悄的，附近的楼上仅亮起几家灯

火，我想，那大概率是有学生要早起的人家吧。我开车驶出沉浸在梦乡和寒风里的小区，马路空旷而清晰，左右两排高悬的路灯，像两条平行流动的星河，闪闪发光，笔直伸向远方。马路两侧夜色无限延伸，整个城市都蜷在黑夜里睡意朦胧。

学校门口，似乎在一瞬之间，已是热闹非凡，车流和人流从各个方面纷纷涌来。十字路口，交警身着有反光条的马甲，沉稳地指挥送学生的车辆和过斑马线的学生。

教学楼从一楼到五楼都灯火通明。走进教室，学生们乱哄哄地

各自忙碌着，交作业的、搞卫生的、从书包里往外掏书的、吃早餐的……当早自习的预备铃响起，语文或英语课代表走上讲台领读，一阵忙乱过后，整齐响亮的读书声在明亮的白炽灯光下回旋、碰撞，将黑夜和严寒阻挡在玻璃窗外。

此时，窗户玻璃像一面镜子，清晰地映出教室里的黑板桌椅，一花一草，还有每个专注朗读的人。我望向窗外夜空中的月亮，静穆而温润，遥远而亲切，那一刻，我被这深冬夜空的明月和洋溢着青春朝气的读书声所感动。明月跨越时空，慰藉了无数个黎明与黑夜，慰

藉了无数追寻梦想的学子。曙光未至，夜色中的读书声分外响亮、分外动听，以跳跃的节奏和满腔的热情迎接黎明，迎接朝阳冉冉升起。我似乎看见，他们正在为春天积蓄成长的力量。

站在深冬的早晨，我仿佛遥望到了春天破土而出的草芽，遥望到了春天繁花朵朵的枝条。那是一个温暖盎然而又充满希望的季节，穿过眼前的寒冬，必将如期抵达。所有的等待与坚持，都将在那一刻得到最美好的回报。春天的脚步虽然缓慢，但它从来不会缺席。

烟雨东江(十九)

□牟国志

冬日闲暇，沐一缕冬阳，沏一杯绿茶，读白居易《负冬日》：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，又如蛰者苏。东融百骸骸，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，心与虚空俱。”内心一片波光旖旎。

藤椅老旧，负暄而坐，掬一缕冬阳，指间缠绕浓郁的乡愁。天地简净，大地删繁就简，有如老庄哲学，乡愁空阔无边。冬树素描般简洁，鱼脊般爽利，贴于灰暗天幕，如乡野老翁手背上虬曲的青筋。

冬日黄昏，我徜徉村道。俯身采撷莹白芦花、枯黄的野草。芦花和草尖沐着阳光，光怪陆离，镀了一层云锦。土上有初雪痕迹，如甜蜜的吻。背后的村庄，涂满铜质的冬阳，如同古代清俊寒士，风神俊朗，高远而辽阔。

乡下古旧寒凉的小院里，阳光渲染，院角的碎陶片光彩熠熠。风声细微，清凉而贞静。屋檐下挂着玉米和雪里蕻，还有母亲新腌的腊肉。竹匾里晾晒着面粉，雪般晶莹温润。寒雀在瘦枝卿卿我我，犹如几逗淡墨在白宣上润润开来，让人无比惬意、恬适。不禁轻吟起秦观的《满庭芳》：“斜阳外，寒鸦万点，流水绕孤村。”品咂清寒孤高的意韵。

老村身后是圮废的村小，有硕大的操场。园门里的雪松，守望一方风月。围墙斑驳，涂上岁月的风尘。村童倚着南墙挤暖和。吆喝声惊飞檐下麻雀，扑棱棱乱飞，搅碎一地阳光。窈窕村妇就着冬阳做女红。木桌上摆着花布、线脑。刘海齐整，长发束起，如古代仕女，人与花一样安静。冬阳包裹的村庄，民歌轻飏，民风清冽，田园牧歌，温婉风情。

大雪初霁，乡下阳光充沛，洗濯着负暄的老人和老茧般的时光。村庄像慵懒的少女，长发披散，轻启朱唇，打着哈欠，推开柴门。冬阳喧软，如新摘的棉花，从天空一直铺到地上。村庄里那质朴、单纯的产品和时光，源于冬阳的洗涤。

皤然老翁，倚墙负暄，诉说陈年往事，微旋舞，花猫眯缝着眼，光阴缓慢流淌。阳光轻抚，有一种丝丝入扣的关怀，鹤发童颜，再现李频《野老曝背》：“百岁老翁不种田，唯知曝背乐残年。有时打虱独搔背首，目送归鸿楼下眠。”

春阳温煦，如怀春的二八佳人，你侬我侬，缠绵悱恻。夏阳炽烈，如热情火爆的吉普赛女郎。秋阳坦荡，如盆盆的媳妇，有收获后的欣慰，有妆楼盼望的惆怅。冬阳甘醇，如出嫁的娇娘，娇羞难掩，一抹酡红，吉祥喜庆。冬阳流露出成熟和祥和，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，一匹轻滑的江南丝绸。

“冬曦如村酿，奇温止须臾。”冬阳是牵肠挂肚的佳酿，漫溢着微醺的诗意。冬阳是《诗经》中的悠悠清韵，是宋词中的温婉小曲，是元曲里的叮咚山泉。冬日内敛节制，如人过中年，隐去喧嚣和浮躁，现出水墨气质。冬阳照在土墙上，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，清冷中的温暖，洇出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寂寞。

常常瞥见街巷一隅叫卖爆米花的老者，状如乡下炸炒米。炒米和蚕豆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老人生意惨淡，神情笃定，如一幅宋画。一缕浓郁冬阳敷在他身上，古陶般厚重、熨帖。伫立凝眸，不禁生出一缕苍凉和乡愁，也生出一份现世安稳、冬日晴好的喟叹。我知道，春天就躲在冬阳的背后。



小禾洞村盘活土地资源，为村民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 受访者供图

湖头村：一村三姓 风光迤逦

□唐丽萍

苏轼寓惠期间曾写下《惠州一绝》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于是，世人皆知惠州的罗浮山四季如春，景色迷人，仙气缭绕，盛产美味佳果，却不知山脚下有近百座底蕴深厚富有魅力的古村落。这些古村落，犹如镶嵌在山水之间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静待时光过隙，岁月打磨，散发出奇异的光彩。

湖头村，就是这些古村落中的佼佼者，坐落在罗浮山与江东相望的丘陵地带，距惠城区不足一个小时的车程。

湖头村，顾名思义，因湖而得名。据称，宋朝末年，一支由博罗县横河镇白土村分支迁移过来的族人，因落基时村头有一口大湖塘，故取名“湖头村”。不过，这里的“湖”，并非指水深域阔的大湖泊，而是由低洼处积水而形成的池塘。临水而居，说明族人骨子里对山水情有独钟，对美好生活充满无限期待。

湖头村处在一片青绿中，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存较好，客家传统建筑古色古香，文明代代传承，拥有丰厚的文旅资源。2024年12月7日，受湖头村党支部书记黄伟武的邀请，中国作协一级作家申平率广东省小小说“五进”活动创作团队来村里探访，穿村巷，看古树，探碉楼，搜民情，问村史，诵祖训，触摸苔藓丛生的青砖灰瓦，揭秘罗浮山下的古韵风情。

“冬曦如村酿，奇温止须臾。”冬阳是牵肠挂肚的佳酿，漫溢着微醺的诗意。冬阳是《诗经》中的悠悠清韵，是宋词中的温婉小曲，是元曲里的叮咚山泉。冬日内敛节制，如人过中年，隐去喧嚣和浮躁，现出水墨气质。冬阳照在土墙上，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，清冷中的温暖，洇出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寂寞。

常常瞥见街巷一隅叫卖爆米花的老者，状如乡下炸炒米。炒米和蚕豆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老人生意惨淡，神情笃定，如一幅宋画。一缕浓郁冬阳敷在他身上，古陶般厚重、熨帖。伫立凝眸，不禁生出一缕苍凉和乡愁，也生出一份现世安稳、冬日晴好的喟叹。我知道，春天就躲在冬阳的背后。

一是：“东边落雨西边晒”。

这是湖头村常见的一种自然景象。这一带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，天气变化快，时而落雨时而出太阳，阴晴十里不同天。有时候，头顶上云雨飘落，稀里哗啦，不远处却阳光高照，光芒四射。该村自然条件得天独厚，植被茂盛，物产丰富，空气清新，是妥妥的负离子天然氧吧，宜居、宜业、宜游、宜发展。

二是：“村委建在校门外”。湖头村人自古崇文尚德，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。清朝时期，村里有一位先贤在广东罗定任文化官员，晚年回到湖光山色的老家定居，看到村里有73名秀才，个个才华横溢，出类拔萃。于是，把他们召集起来商议，在黄氏宗祠对开的湖边上修建一座文昌塔，里面供着一尊文昌公雕像，以激发后人发奋读书，追求上进。文昌塔“文革”时被毁，1993年村民集资在原址上重建，恢复原貌。现在的文昌塔，亦称文昌阁、文风塔，占地面积30平方米。塔高三层，每层正上方都有一块石刻的碑匾，第一层为“一笔穿云”，第二层为“二曜联辉”，第三层为“三跃龙津”。正门贴着楹联：“文章唤呼云汉，剑气凌若冰霜。”字里行间表达了湖头村人的美好心愿，以塔为笔，以湖为纸，以文化人，开启润心，培根铸魂。村里人每逢结婚、迎考、送学，都要来烧香祭拜，图个吉利。斜阳下，湖面如镜，微风轻拂，文昌塔的倒影在镜子上摇来摆去，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握着一支笔，在白纸上写写划划，将湖头村的前世今生都记录下来，十分逼真。后来，村里的干部意识到，文昌塔代表了传统文化在精神上的寄托，而学校才是教书育人的摇篮。于是把村委会办公楼建在龚湖小学旁边，随时掌握学生动态，加强对教学的管理，创建一流的教学环境，为湖头村的未来培育人才。

三是：“和枝满树香气浓”。和枝，即怀枝，客家话把“怀”说成“和”，是荔枝中的一个优良品种。传说古时有个尚书路过岭南，乡亲们送了好多新鲜的荔枝，他尝过之后爱不释手，抱在怀里如获至宝，由此得名“怀枝”。湖头村盛产怀枝，有数百

棵古怀枝树。每年七月上旬成熟以后，果大，肉厚，饱满，多汁，核坚，不容易爆浆，鲜吃软滑香甜，制成干品更便于运输与贮存。早年间，“湖头荔枝”这一品牌名气很大，在惠州、东莞、深圳等地是抢手货，村民家家户户种植荔枝、卖荔枝，用传统方式烘荔枝干，产品供不应求。

四是：“百岁阿婆能种菜”。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湖头村山好、水好，民风淳朴，常住人口3600人，80岁以上的老人有78位。按说，老人长寿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村里的老人一个个都身强体健，吃得香睡得香，上百岁的阿婆还能下地种菜。老人们豁达开朗，心地善良，用朴实勤劳的一生诠释“生命在于运动”这个道理，令人敬仰。

五是：“沉香思春招客来”。沉香树生长缓慢，一般一年能长3厘米左右，湖头村后面的山岭上有十多棵祖上留下来的沉香树，经冬不落叶，四季常青，目测直径40—60厘米，树高10多米，村民视之为宝。曾经有人觊觎沉香的价值，带着工具悄悄潜入山里，想伐树取香，被村民发现当场制止。后来，县政府派林业专家来鉴定，发现树龄都有上百年，非常珍稀。于是，给每棵树都挂上名牌，建档备案，列为保护对象。不少游客慕名而来，一睹古沉香的风采，与之合影留念。

六是：“墙缝插针很无奈”。湖头村东面有一座集防（抵）御与居住于一体的古建筑——碉楼，与塘房相接，为大户人家所建造，有300多年历史，占地面积50平方米。碉楼高三层，砖木结构，角楼顶上有瞭望台，青砖墙上布满了炮眼。墙体设计与众不同，为双层卯榫结构，墙缝如线，密不透风，连钢钉都插不进去，从而大大增强了房屋的保温效果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墙体双层保温，屋内温暖如春。酷热炎炎的夏季，墙砖阻隔热量侵入，室内凉爽宜人。听村民说，在砌墙的时候，每一块青砖，都经过精心挑选和耐心打磨，表面光滑，大小均匀，坚硬厚实，不但能抵御风吹雨打，抗击火枪土炮，还能经受岁月的侵蚀。站在碉楼

下面，一堵墙，一块砖，尽显湖头村先人高超的建筑手艺和卓越的工匠精神。

七是：“碌鹅做成家常菜”。“碌”，是客家话，本意指滚来滚去的意思，“碌鹅”是一道不折不扣的客家特色菜，就是把宰杀后的大鹅经过酱汁淹浸之后，放进热锅里滚来滚去，直至鹅肉滚熟入味，然后热气腾腾地切块、装盘。碌鹅可不像“热锅上的蚂蚁”，加工时必须掌握好火候，边滚边翻边观察，耗时费力，特别考验人的耐心。碌鹅表皮金黄，肉质鲜嫩，味道醇厚。一口下去，还想再来一口，一边嚼一边咽，满嘴浓香，鲜美的汁水在唇齿间打着旋儿，顺着食道滑进胃里，有一种落袋为安的满足感。以往村民用它来招待尊贵的客人，如今生活富足，成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味。

八是：“祖训铭心唱出来”。相传，湖头村黄氏先祖峭山公八十寿诞时，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安排后事，命令三个妻子各留一位长子侍奉膝下，其余18子带上家谱，骏马，远走他乡，各奔前程。临行前，他谆谆教诲：“骏马行行出异方，任从随处立纲常；年深境外尤吾境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。晓夜莫忘亲命语，晨昏须荐祖宗香；惟愿苍天垂庇佑，三七男儿总炽昌。”意思是，好男儿要胸怀大志走四方，不管身在何处，都要把祖宗的教导牢记于心，莫受儿女情长的牵绊，放开手脚开基创业，建立辉煌。黄氏后人把峭山公的教诲当作祖训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一直带到湖头村，发扬光大。后来，又请专业人士谱曲，写成歌谣《黄氏祖训歌》装裱起来，挂在黄氏宗祠大堂的醒目位置，教黄家子孙学唱。要求子孙后代都铭记在心，相互勉励，放眼前天下，建功立业，为祖上增光添彩。

止步回眸，罗浮山画轴很长，湖头村这一卷不仅有山水，还有人文，内涵丰富，韵味无穷，真是让人流连忘返，爱不释手。真心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来这里深入挖掘，将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，帮助村民们盘活资源，打通路径，推动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。

(接上期)一天傍晚，天下着蒙蒙细雨，何浩天撑着一把油纸伞，独自一人去赴一位朋友的吃请。因下雨，天黑得早，路上已没有多少行人。行至一条背街时，突然从一个拐角处冲出几个人来，一条袋子飞来，将何浩天的头蒙住。接着那几个人拿出棍棒，一阵乱打，将何浩天打倒在地，其中一人掏出一把尖刀，往何浩天的后背猛扎了几刀。此时，有行人路过，大喊“杀人哪！杀人哪！”那几个人丢下何浩天，飞快地逃跑了……

待何浩天被街坊们抬回家时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。在宋灵燕的怀里，他只说了“有人……害我……”几个字，就气绝身亡了。

何浩天的死，在惠州引起轩然大波，市民纷纷到官府请愿，要求限期破案，缉拿凶手。惠州府衙十分重视，派出大批捕快侦缉凶手。不久，案件有了结果，是几个歹徒谋财害命，且为首者已被抓获，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。

前后被抓获的几个歹徒被押赴刑场斩了首。何浩天被害案似乎可以尘埃落定了。本案的元凶王湛之暗自高兴，官府的这一招着实高明，现罪名已嫁祸给了几个真正的土匪，他则可以坐收渔利了。

在何浩天被害之时，王湛之表现得十分悲痛，跑前跑后，又是上门安慰宋灵燕，又是组织学子到官府请愿，要求缉拿凶手为何浩天报尸仇。在为何浩天发丧期间，王湛之更是事无巨细，大包大揽，从订棺材到请法师，从选墓地到出殡，更是忙得他后脚跟着前脚跟。众人看在眼里，都称赞何浩天有这样的知心朋友，真是福分啊！

王湛之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，可以瞒天过海。下一步，他要频频进攻，慢慢俘获宋灵燕的芳心，抱得美人归。

宋灵燕相对王湛之，平素交往并不多，只因为他是何浩天的朋友，平常称兄道弟的，又同在一家学馆做事，所以有时候浩天请其来家一聚，她也是热情接待的。虽然她也对王湛之的一些做法看不惯，但碍于浩天的面子，她也不会让人下不了台。浩天去世后，王湛之辛苦奔忙，又不时上门嘘寒问暖，着实让她十分感动，感叹浩天还算是一位厚道朋友。

然而，王湛之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的丑恶面目，最终还是被一个人揭穿了。这正所谓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在惠州府衙的捕快中，有一个何浩天当年的学生，叫常明。这次何先生被害案，常明是参与办案的捕快之一。在此案的侦办过程中，常明发现了诸多疑点，首先，他们并没有抓到真正的凶手，但官府却说抓到了。后来，当把那几个“凶手”押赴刑场正法时，他却惊讶地看到，那几个哪里是什么“凶手”，而是他和一些捕快兄弟半年前抓到的几个真正的土匪！而在何先生遇害之前的一天，夜幕降临之时，常明正要离开府衙回家，突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左顾右盼地来到衙门口，竟有师爷来接。常明退回去看了一眼，看清楚了是学馆里的一位塾师王湛之。常明当时就有些疑惑，衙门是读书人躲之不及的地方，这王先生为何来这里呢？况且他此前张望，行踪诡秘，来接他的人还是刑名师爷，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害怕被别人看到？

无独有偶，何浩天先生被害后不久，有一天，也是夜幕落下之时，常明一人在房里值更，突然看见刑名师爷陪着一个人离开内衙往衙门口走去。常明悄悄跟了出去，看到在衙门口告别时，王先生拱手作揖，又指指胸口，对师爷说：“待从祥泰出来，我再回来敬您老人家！”师爷打着哈哈，挥挥手，目送王湛之走了。常明回到房里，又生出一丝疑惑：王先生怎么又到府衙来了？临别时他对师爷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“祥泰”？“祥泰”？常明努力搜索着这个字眼，突然灵光一闪：“祥泰”不是一家钱庄的名字吗？从祥泰出来后再回来敬，那王先生胸前口袋里，一定装着银票！那么，官府给一位私塾先生银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后来，在为何先生发丧的过程中，常明多次到何家凭吊缅怀老师，就暗中注意观察王湛之。常明发现王湛之虽然忙里忙外，十分辛苦劳碌的样子，但他并非真的悲痛，好像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常明还发现，王湛之对何师母宋灵燕倒是十分殷勤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关心。

这诸多的疑惑，曾经让常明十分痛苦，他不愿意把事情往坏处想。但几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之后，常明还是决定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，以告慰何先生的在天之灵。

常明是名捕快，他自然知道该如何着手。两天以后，常明请几个同事喝酒，也特意请了师爷。在大家都有七八分醉意的时候，常明悄悄按下了师爷那枚臭不离身的钥匙的印模。

几天之后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个蒙面人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府衙中师爷房间的门。他熟练地